



|高罗佩文集·文学篇|



肆

黑狐狸

# 大唐狄公案

【全译注释修订本】

【荷兰】高罗佩（Robert H. van Gulik）/著

陈来元 胡明 /译

陈来元 /译文注释

Poets and Murder Copyright © 1968 by Robert van Gulik  
The Emperor's Pearl Copyright © 1963 by Robert van Gulik  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15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( Hainan  
Chu Ban She )  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omas van Gulik, Amsterdam, The  
Netherlands  
ALL RIGHTS RESERVED  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15 海南出版社  
本书由荷兰阿姆斯特丹 Thomas van Gulik 授权出版

####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30-2014-126 号

大唐狄公案·黑狐狸 / (荷) 高罗佩 (Gulik, R.V.) 著；陈来元，胡明译。-- 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2015.10

(高罗佩文集·文学篇)

书名原文：Judge Dee Series

ISBN 978-7-5443-6114-9

I. ①大… II. ①高… ②陈… ③胡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荷兰—现代 IV. ① I56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2715 号

## 大唐狄公案·黑狐狸

作    者：〔荷兰〕高罗佩 (Robert van Gulik)

译    者：陈来元 胡 明

策划编辑：黄宪萍

责任编辑：孙 芳

装帧设计：黎花莉

责任印制：杨 程

印刷装订：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：蔡爱霞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：570216

电话：0898-66830929

E-mail：hnbook@263.net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：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：8.125

字 数：128 千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43-6114-9

定 价：29.80 元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，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更换

## 狄仁杰（630 ~ 700）

唐朝并州太原（今山西太原）人。精通典章法律、吏治兵刑，中国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。一生宦海沉浮，先后出任县令、刺史、司马、御史、巡抚、都督、元帅、宰相。

他为官，心系民生；为臣，则忠贞不贰；处世，足智多谋；断案，如有神助。

《旧唐书》记载，狄仁杰任大理丞，仅一年便“断滞狱一万七千人”且“无冤诉者”。武则天时代狄仁杰再任宰相，武则天对狄仁杰十分敬重和信任，以“国老”相称。

狄仁杰病故时，朝野上下凄恸。武则天失声哭泣：国老一去，“朝堂空也”，天夺我国老也！

死后葬于洛阳东郊白马寺。

## 目 录

**黑狐狸** ..... 001

秀才遭遇谋杀，博学的女诗人鞭笞侍女致死，看似清心寡欲的大学士内心深处埋藏着复杂的恋情……此外，城南神秘的黑狐祠里隐藏着更深的秘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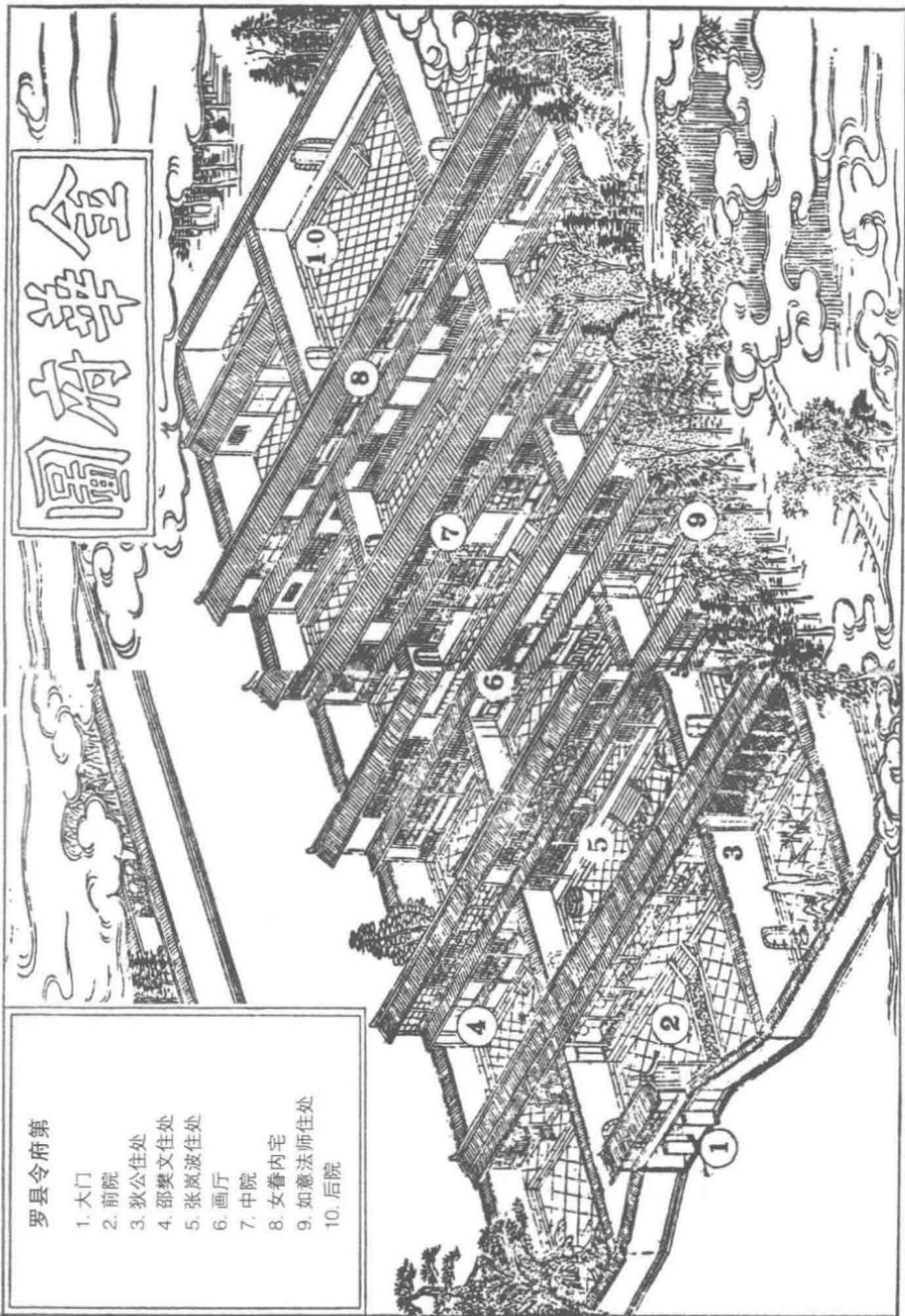
**御珠案** ..... 103

一年一度的龙船赛上，鼓手突然死在参赛的船上；一名女子在荒郊旧宅中被人杀害。而残酷的河神娘娘、传说中的御珠以及富商患精神错乱症的爱妻都卷入杀人案中……



# 黑 狐 猪

陈来元 胡 明 ◎ 译



## 第一章

如意法师盘腿端坐在禅床上，手中拿着一本谶纬<sup>①</sup>秘纂<sup>②</sup>簿。他脸色黝黑，眉毛浓粗，两颊上长着一圈参差不齐的络腮胡子，正中露出厚厚的两片嘴唇。光脑袋缩在宽大的双肩之间，狮子鼻，阔绰口，一双蛤蟆眼凸出在眼眶外。他身上那一领打了补丁的大宽袖斜襟僧袍，散发出一阵阵汗臭，与禅堂里的香烟味混在一起。

“我不去。”他神情漠然地注视着县衙里来的高师爷，“我今日进了午斋便要离开金华。”

高师爷发了急，心里着实诅咒眼前这个丑和尚，口上又不便发作。他奉了县令罗宽冲之命，前来这敏悟寺邀请如意法师今夜去衙院参加诗人们的聚会。法师是县令敬仰的高士，又是名闻海内的风雅诗僧。

“大师父若是不肯赴今夜的宴会，罗老爷责怪下来，在下可吃罪不起。老爷说了，今夜在衙院里略备小酌。明夜，那便是中秋了，还得去城外翠玉崖摆下赏月的野宴。说是人人要飞觞<sup>③</sup>作诗，务必尽欢而散，庶不负了这团圆<sup>④</sup>明月，人

---

① 谶（chèn）纬——谶和纬。谶是秦汉间巫师、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；纬是汉代神学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。

② 纂（lù）——符的总称。

③ 飞觞（shāng）——不停地举杯、碰杯喝酒。

④ 团圆——形容月圆。



间佳节。”

“罗大人为何不自己来邀贫僧？”法师不满地嘟囔。

“大师父有所不知，今天一早，刺史便将老爷召去府衙议事了。这金华府七个县的县令老爷都到了。刺史还设下了午宴招待他们，故一时脱不了身。大师父，今夜的酒宴实也只是一次小小的聚会，邀请的都是大有名望的诗人雅士。”

“都还有些什么客人？”法师粗率地问道。

“噢，一个是邵樊文邵学士<sup>①</sup>。他是当今名闻海内的大诗人，前任长安集贤殿<sup>②</sup>知院事。还有礼部郎中张嵒波。两位老爷而今都致仕退职了，他们今天一早便到了罗老爷的衙院。”

“原来是这两位大老爷，他们的诗如乱蝉噪枯柳一般，贫僧早见识过了。这宴会端的万万赴不得。”

“大师父，客人中还有狄仁杰狄县令，我们邻县浦阳县的正堂老爷。他奉刺史之召，昨天刚来金华。他答应今夜赴罗老爷的宴会。”

法师暗吃一惊，道：“浦阳县的狄仁杰老爷，他究竟为何要来赴宴？他的诗平淡无奇，称不上是一个诗人。”

“呃，狄大人是我们罗老爷的至交，且又是同行，听说还是一榜的明经。他出席宴会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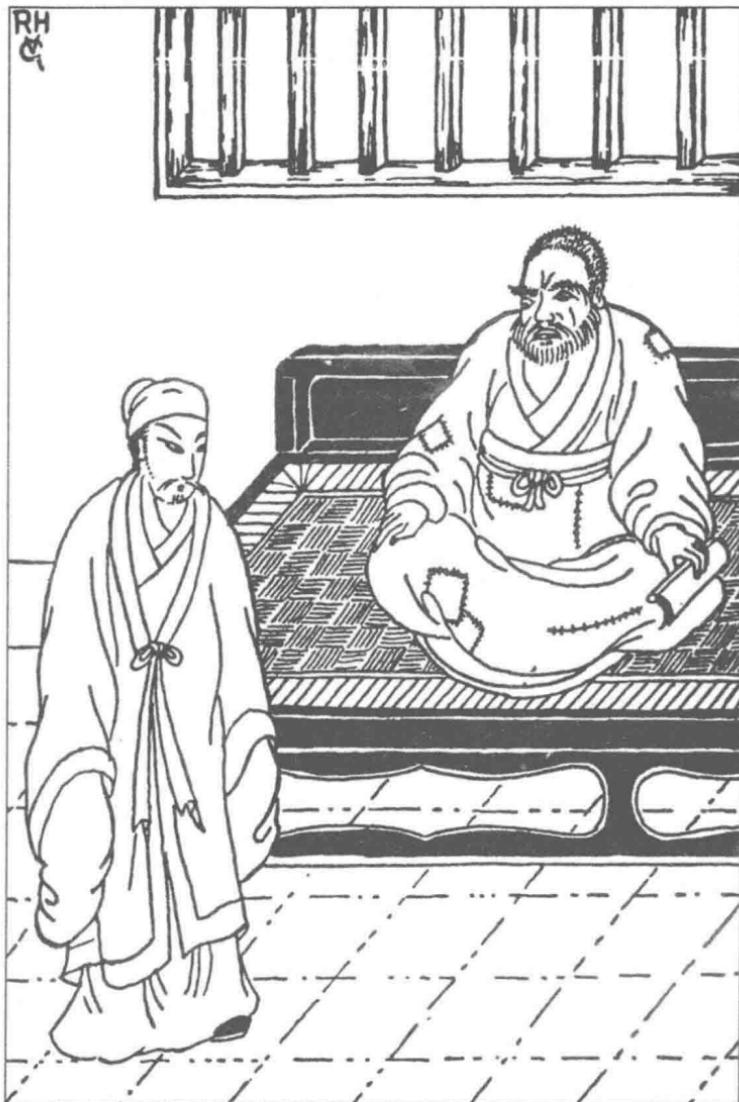
如意法师的一对蛤蟆眼凸得更厉害了，厚厚的嘴唇哆嗦了几下，露出嘴里两排高低不平的大黄牙。他低头自语道：

---

① 学士——这里指古代官名。唐代翰林学士因接近皇帝，往往参与机要。

② 集贤殿——古代官署名，即书院。唐代的集贤殿书院以宰相一人学士、知院事。曾一度设置大学士。

RH  
Q&Q



高师爷约请如意法师赴宴



“有趣，有趣。听人说这狄仁杰很有点儿鬼聪明，只不知他对黑狐狸如何看？”他抬头望了望高师爷又说：“回去禀告罗大人，就说是贫僧接受了他的邀请。呃，问你一声，罗大人怎地知道贫僧在这里？”

“早有风声传说大师父两天前便到了金华，罗大人赶忙打发在下来这寺庙打听虚实，便有人告诉我说大师父正在这敏悟寺挂锡<sup>①</sup>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我只是今天早晨才到这里，不知哪个好事的嘴像这走水的槽，竟惊动了罗大人，特来邀请。高师爷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高师爷躬身施礼，道声“师父请自稳便”，便退出了禅堂。

如意法师若有所思地又将手中那册谶纬秘纂簿翻开，指着上面一页，猛然惊道：“黑狐狸真要现身了？”

他合上册簿，瞪着一双蛤蟆样的大眼睛，木然地凝视着寺门。

## 第二章

一顶宽敞的双人官轿正迤逦抬向金华县正衙大门。前后朱幡皂盖，牙仗排列，十分齐整。街市两旁店铺门沿都悬挂起了灯笼和彩饰。行人见是官衙仪仗都纷纷回避一边。

轿内坐着县令罗宽冲和狄仁杰。正午的秋阳尚有丝丝热

<sup>①</sup> 挂锡——和尚在别的庙里暂时寄住。锡：这里指和尚用的锡杖。挂锡：指旅行中的和尚把锡杖挂在禅房的挂钩上，表示他已经在这个寺庙暂住。

辣，两人的乌纱帽沿和深绿官袍都有些汗湿了。

罗宽冲打了个哈欠，捻着颌下那一绺修得齐整的小胡子，说道：“狄年兄，州府的事总算商议完了，我们得尽情地乐一乐。我已做出了这两天详细的安排，你一定得赏小弟的光。值此中秋佳节，又是高朋远来，这可算是金华县多年难得的一次诗人盛会啊！年兄可知道朝中的诗界耆老<sup>①</sup>邵樊文大人也应小弟之邀答应践会了。他乃是当今文坛泰斗，致仕前两天还为圣上起草圣谕哩。还有礼部郎中张嵒波，原也是圣上极宠爱的内廷诗人。他正是这金华籍的人，这次适逢回乡祭祖，正赶上了今晚的盛会。年兄，再加上你的光临，更使这次盛会增色不少。”

“罗相公谬誉了。我于作诗可谓是最无缘分了，这诗人的雅会何须我来添个尸位。且中秋原是家庭团圆的佳节，倘不是刺史大人吩咐有公事商议，我还得赶回浦阳。再说，那里还悬着一桩公案尚未具结哩。罗相公恁地好客，若不是你的诗引动了他们注目的话，这邵、张两位大人焉肯就屈尊枉驾而来。我听说他们还是十分挑剔的人。”

“狄年兄有所不知，我这金华衙院当年曾是先皇九皇子的王府，里面楼台亭馆、花园假山、水殿风榭、回廊曲沼甚是壮观，且多有明花奇葩、嘉羽瑞木<sup>②</sup>环绕装饰，这是最能引动诗人雅兴的一个大好去处。啊，想来此时邵、张两大人已驾临敝衙了。”

官轿外一阵锣鸣，牙仗随从停下侍候。罗县令揭开轿帘，

① 耆老——老年人，特指德行高尚受人尊敬的老人。

② 嘉羽瑞木——美丽的小鸟，祥瑞的树木。羽：这里指小鸟。



手把狄公长袖，小心下得轿来。

衙门口慌慌张张跑上高师爷和一名巡官，那巡官漆黑的头盔上竖起的一团红缨颤抖不停。四名衙役一字排开正站在廊庑内待命，远远又围定一群胆大观看的百姓。

罗宽冲惊问：“高放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禀老爷，半个时辰前，茶叶铺孟掌柜来报告了一起杀人案。租赁他家后院的那个姓宋的秀才被人杀害了，财物囊担被盗窃一空。此事想来发生在今天一大清早……”

罗宽冲神色沮丧地叹了一口气。“晦气！”又急忙问，“我的客人们都来了吗？”

“邵大人和张大人是早上到的。我向两位大人解释了，老爷正在府衙里议事，并遵老爷吩咐安顿了两位大人的住处，此刻刚进了午膳都在馆舍休息。噢，敏悟寺的如意法师在午膳时正赶到，遵老爷吩咐素食水酒款待了，也自去休息了。”高师爷小心禀道。

罗宽冲命：“我此刻便去孟掌柜家。高放，你与巡官带上四名衙役骑马先去，保护好现场，布下警戒。嗯，通知了仵作没有？”

“早已通知了，此刻已在衙舍值房内等候。”高放说着便将一札书卷恭敬呈上，“老爷，这是有关宋秀才和孟掌柜的一应卷案档目。”

“上轿。去东门孟掌柜家。”罗宽冲命令道。

罗宽冲拉着狄公的衣袖说道：“狄年兄不介意吧？打扰了你的午休。我非常钦佩你在侦缉勘破上的本领，看来此案还得烦年兄鼎力相助。我多贪了几杯，似乎有点儿醉了。年兄千万周全则个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狄公一听说有杀人凶案早发了兴头。罗县令之邀正撞在心上，自然一口应允。“倘能为罗相公尽点儿菲薄之力，也是狄某之大愿。”

罗宽冲将那一札案卷摊在狄公膝上：“年兄不妨先粗略看看案卷，去东门尚有一截路哩。”说着便自顾靠着软垫打起了瞌睡。

狄公平日很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同行如何审理案子。他经常听人说罗县令是一个沉溺于酒色的风流诗人，很有些钱财，虽然要维持金华衙院那一座王府的日常费用是不容易的，但罗宽冲并不十分在乎。现在狄公看出，罗县令平日的放浪形骸多半还是装出来的，或者说是精心培养出来的。事实上他将金华县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刚才他马不停蹄决定去发案现场勘查，更给狄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许多同行往往将这当做下属巡官、缉捕的例行公事。

案卷上写着死者叫宋一文，秀才，二十三岁，未婚。他为编纂南朝时金华地方史志特来当地查询有关图书资料。他在县衙里登了记，高师爷批准他上县学书库自行查阅。从县学书库的记录来看，半个月来，宋一文每天下午都是在书库里度过的。

有关孟掌柜的记录是：孟菽斋，茶叶商，四十岁；妻黄氏，妾李氏。黄氏生一男一女，女十六岁，男十四岁。孟菽斋志诚信佛，专一做些积善功德，扶人危困。他是敏悟寺的一个大檀越<sup>①</sup>。

狄公合上案卷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---

① 檀越——佛教用语，指施主。



### 第三章

孟菽斋的宅子坐落在东门内一条狭窄的小巷里。官轿好不容易才抬到了一座高大、重檐歇山的碧绿琉璃瓦门楼下。衙役将围观的人群驱开，高高的官轿摇曳着进了因年久失修而已斑驳的黑漆大门。

罗县令与狄公下得轿来，只见这宅子的前院煞是宽敞古朴，两株参天紫杉的荫凉，遮了一半院子。清风习习，甚是凉爽。两株紫杉间有一条青石板路，通向一座古色古香的朱柱大厅。孟菽斋穿戴齐整忙走出大厅降阶恭迎。

孟菽斋长揖施礼，低声说道：“敝舍出了人命大案，劳动老爷大驾亲临，小民迎迓迟了。且请罗老爷及县里诸位相公先去大厅用茶，方便小酌。”

“孟掌柜免了这般烦冗礼数，本县身为民之父母，实则百姓侍役。出了如此人命，焉敢疏忽怠慢，坐误大事？此刻即烦掌柜引导去那后院宋秀才住房。噢，此位是我的朋友狄仁杰，浦阳县的县令正堂。”

孟菽斋领着罗、狄两位老爷穿过月洞门，进入一座大花园，沿一排红漆窗棂的平房走来。一路华木珍果，煞是夺目。巡官、缉捕跟随在后，腰间挂着的铁链索“当啷”有声。内宅的女仆急忙走避。这时狄公发现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正隔着窗棂盯着他们看。

孟菽斋说：“罗老爷、狄老爷，宋秀才住在后院最深处。半夜出事时，我们一点儿都没听到有叫喊声、呼救声……”

“昨天半夜？那么你为何直到今天中午才来报案？”罗宽



孟菽斋迎接罗、狄二县令



冲起了疑心。

“回老爷话，我们是今天中午才发现他死了。宋秀才早上总是自去大街吃早点，早茶也是他自己打点的。午饭和晚饭则由我这里的女仆送去。女仆今天中午送饭去时，发现他没开门，便在门首叫了好几声，却是不见声响，担心是病了，慌忙喊来管家撞开门一看，却已……”

“原是这样。”罗县令点头。

守着那屋的衙役见是老爷来了，忙启键开了房门。

“老爷，你们看这房间被凶手洗劫得成这个样子！这里原是我母亲生前最喜爱的地方，清静雅洁。她老人家平日里便坐在这窗前读书写字。可现在，你看那书桌凌乱不堪，抽屉都拉了出来……”

檀木书桌旁笔记、书札、信笺、名刺撒满了一地，一个紫色的牛革钱盒扔在地上，盒里早是空了。

罗县令禁不住说道：“孟掌柜，我看得出令堂大人是极喜爱诗歌的。”

屋里靠墙一排书架上堆叠着一函函青蓝封皮的书帙。书册间插着许多丝绸标签。罗宽冲随手取下一册正待要翻阅，但一转念，又送回原处，回头问道：“我想这门帘后便是宋秀才的卧房了吧？”

孟掌柜点了点头。

罗宽冲伸手将门帘拉到一边，见这卧房比书房大一些。靠墙一张木床，床上被褥凌乱掀开着，床头上的蜡烛已点完，床下一只衣箱被拉出床外，箱盖开着，露出一堆杂乱的衣服。一支崭新的竹笛挂在墙上。后墙有一扇坚固的门，门后竖着一根粗长的闩门柱。